

短篇小說集

春英的故事

馬克 烽明 等 作

華北人民出版社

短篇小說集
春 英 的 故 事
馬克 烽明 等 作

華北人民出版社

: 6007

馬的故事（短篇小說集）

作者：馬 烽、克 明 等
編者：北 京 市 文 學 藝 術
工 作 者 聯 合 會
發行者：華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（北京香餅胡同七十三號）
經售：新 華 書 店 華 北 總 分 店
北 京 日 報 印 刷 二 廠

一九五三年九月初版

本書48,000字

內容提要

這本短篇小說集，選用了『春英的故事』等五篇通俗作品。

『春英的故事』，是反映女勞動模範春英在互助合作運動中，勇敢地勤勞地領導着農業互助組，但她有狹隘的本位主義思想。在前進的道路上，她認識到個體與整體的關係，認識到不但需要領導好自己的互助組，還應幫助別人共同前進。因之，她捨生忘死地幫助隣村搶救水險，保證了隣村的生產。

『周支隊大鬧平川』，寫的是抗日戰爭時期，中國人民的子弟兵——八路軍在敵後根據地領導人民抗日的故事。寫出了八路軍如何組織和領導人民與敵人作着英勇機智的鬥爭。

『老趙頭回來了』，是寫一個鬥爭性強烈的老礦工，因受日本鬼子迫害，從敵人的監牢裏逃出來，參加了人民抗日的隊伍。復員後，他又回到別後十年的礦山，重新拿起生產武器，參加了國家的建設工作。

『磨刀』，是寫一個有保守思想的工人轉變的故事。

『金瓜配銀瓜』，是寫一個青年婦女，向封建勢力作鬥爭，在黨與政府的支持下，終於獲得了婚姻自主。

目 錄

周支隊大鬧平川·····	馬 烽 一
老趙頭回來了·····	孟 浪 三
磨刀·····	趙 堅 四
春英的故事·····	克 明 五
金瓜配銀瓜·····	董均倫 江 源 室

周支隊大鬧平川

馬 烽

這是抗日戰爭中的一段小故事，故事發生在一九四一年的夏天。

有一連八路軍，從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往晉東南抗日根據地開動。他們的任務是護送一批幹部，通過八十里寬的晉中平川。那時，整個晉中平川，完全在敵人手裏控制着，敵人紮下的據點，稠密得像天上的星星，每隔十里二十里就有敵人的碉堡砲樓。並且從南到北有三條封鎖線：一條是太汾公路；一條是汾河；再有一條就是同蒲鐵路。沿鐵路兩旁，挖着丈數深的護路溝，另外每隔五里一崗、三里一哨，按敵人說：這真是天羅地網，飛鳥也難過去。

一天半後晌，這一連八路軍和三十多個幹部，到達了西邊山的范家莊，站在村邊上，瞭得山下的晉中平川一清二楚。當時因為天色還早，隊伍先在村裏駐下來。一面派了幾個偵察員下山去偵察情況；一面休息吃飯、擦洗武器、收拾鞋襪。王連長和趙指導員，忙着計劃行軍路線；通訊員周小全忙着找嚮導。大家都在積極準備夜晚通過封鎖

線。

太陽落山以後，一切都已準備妥當，隊伍便開始出發了：王連長帶着一個排在前面開道，趙指導員帶着兩個排，保衛着三十多個幹部隨在後邊，通訊員周小全在前隊和後隊中間，來回跑着傳話聯絡。大家不說話，也不抽煙，只是一個跟着一個快步走。下山以後，平平安安通過了太汾公路，隨即便在敵人據點中間彎來繞去行進。夜很黑，四處敵人碉堡裏射出一點點燈光，遠近的村子裏，不時傳出一兩聲狗叫。隔不久，前邊就一個傳一個低聲傳下話來了：『往後傳：不要咳嗽！』或者是：『往後傳：腳步輕點！』在這樣地區行軍並不是一件容易事，如果一不留神被敵人發現了，周圍敵人的大兵力，馬上就會包圍過來。

這樣悶着氣走了多半夜，便到了汾河邊上。因為有橋的地方敵人都安着碉堡，沒法子通過，大家只好脫了褲子，一個拉着一個從水裏蹣過去。過了汾河又走了七八里地，前邊傳下話來讓都臥倒，大家便都爬在地上，也不知前邊發生了什麼事，但也聽不到槍聲。正在這時，通訊員周小全彎着腰從前邊跑來了，低聲告訴大家說：『前邊是鐵路，連長讓他們把哨兵換了再走。』他一面低聲說，一面順着隊伍向後走去，找趙指導員報告情況。

過了有半柱香工夫，前邊又傳下話來，隊伍才又爬起來前進。到了鐵路跟前時，只見封鎖溝上搭着兩根電線桿，王連長和幾個戰士站在鐵路上，低聲催大家快走。隊伍一個跟一個，踩着電線桿過了封鎖溝，橫跨過鐵路，又過了第二條封鎖溝，便開始了急行軍。一直走到第二天早晨，爬到東邊山頂一個村子裏，隊伍才停下來休息。這時，大家發現隊伍裏有兩個穿黃衣服的偽軍，原來是夜間在鐵路上活捉了的敵人哨兵。

王連長和趙指導員，忙着清查人數時候，所有幹部戰士都不少一個，單單不見了通訊員周小全，當時大家都議論開了。趙指導員說：『過鐵路以前我還見來着，是不是掉隊走錯路了！』有的說：『也許是被敵人捉去了！』另一個戰士說：『依我看呀！哼！十有九是開小差了，他家也是平川裏的，離鐵路線不遠，一天就奔到了！』又有個補充道：『咱們一個跟着一個走，又沒碰上敵人，怎會走錯路？怎會被活捉！』這樣一說，大家都猜疑是開小差了。有些戰士就罵起來了：『這小狗日的，平素表現倒滿不錯，不想是裝蒜啦！』『當逃兵，開小差！真他媽給咱八路軍丟人！』王連長和趙指導員也不好肯定說周小全到底怎了，只是說等返回來時候再調查吧！

這地方離敵人還很近，隊伍沒敢多待，只燒了點水喝，便開走了。

回頭再說說通訊員周小全。夜間，他從前隊跑到後隊，向趙指導員報告完情況以

後，便跟在隊伍最後邊走。臨過封鎖溝在電線桿上沒踩穩，一失脚便閃在了溝裏，當時把腿跌傷了，半天才掙扎着站了起來，向兩邊一望，只見土稜有丈數高，並且鏟得像牆一樣陡，爬又爬不上去，叫又不敢叫喊，一個人在溝底急得手心裏直出汗。想了半天，便拄着槍順溝往南走，想找一處能爬上去的地方。一直走了二里來地，才發現西邊有一處土塌了，墊成了一個斜坡，他費了很大勁，從斜坡上爬出了封鎖溝，便拄着槍，一步一步地朝北走，謀算再從搭電線桿的那裏過去。誰知還沒走到，遠遠就看見那地方手電亂晃，敵人唔哩哇啦說話。他嚇得只好爬在地上，隱隱約約聽見一個漢奸說道：『這一定是八路軍把哨兵摸了，把電線桿也砍了！』另一個道：『看！電線桿在封鎖溝上搭着咧！一定是八路軍偷過去了！』接着又聽到一陣亂罵聲，把搭在封鎖溝上的電線桿也抽了。周小全不由得心裏冷了半截，想道：這可糟透了！該怎麼辦呢？正在這時，那幾個敵人順鐵路朝南走來，手電向兩旁封鎖溝裏亂照。周小全忙拖着槍往後爬了爬，便鑽進一片大煙苗地裏。那幾個敵人走過去一會兒，火車來了，老遠就看見了車頭上明閃閃的燈光，老遠就聽到了『轟隆唢喳』的機器聲。火車過去不久，附近村裏的雞就叫了，隨着東方也發出了灰白色。這時，周小全急得真像熱鍋上的螞蟻，不知該如何是好。追隊伍去吧？封鎖溝過不去；返回西邊山去吧？還有五六十里地，又要過汾河，又要過公路，再

說腿也跌拐了，眼看天也快明了。一個人穿着軍衣大白天活動，簡直等於自找死路。思來想去，只好決定先在野地裏躲過白天，等夜裏再想辦法。他見這地方離鐵路太近，於是拐着腿又往西走了三四里地，便躲進一片大墳地裏。這時才覺得身上很疲乏，腿酸痛，肚子也餓了。渾身一找，發現裝着炒麵的乾糧袋沒有了，他想一定是掉在封鎖溝裏了。沒有辦法，只好躺在墳堆後邊睡覺。可是翻來轉去睡不着，他想：連裏的同志們說不定會以爲他開小差了，說不定有的同志還會罵他。以前在連裏的時候，也和一些同志們生過氣、吵過嘴，如今雖然和他們分離開還不到半天工夫，但都很想念他們。一個人躺在墳地裏，感到十分孤單，心裏覺得好像受了點委屈，不由得偷偷哭了。但隨即擦乾了眼淚。他想到：自己是一個革命戰士，又是一個共產黨員。趙指導員在上黨課的時候，常常講：一個共產黨員要經得起各種考驗，在任何困難環境中，也決不能向困難低頭。處處要爲黨的利益着想……他又想到：萬一被敵人抓住的話，只有爲黨犧牲，……就這樣想着想着，不知不覺睡着了。

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忽聽得有人在說話，他忙睜開眼一看，太陽已經正午了。說話的聲音好像就在眼前，只聽一個老漢的聲音說道：『咱惹不起還怕不起！等着吧，遲早有人會來收拾他的！』一個青年人的聲音道：『依我說呀，不如聯合幾個人，悄悄地

拉出去活埋了狗日的！』周小全聽了這幾句話，不由得大吃一驚，心裏想：『一定是被漢奸發現了，正商量處置我啦！』他連忙坐了起來，把槍拿在手裏，把手榴彈蓋擰開，準備決一死戰。他想站起來觀察一下敵人的動靜，可是因為睡了多半日覺，跌傷的右腿反而痛得動也不能動了，他咬着牙，忍着痛，慢慢爬到了墳堆上，伸頭向四處一望：只見就在這個墳堆前的大樹下坐着兩個人，一個五十來歲的老漢正在抽煙；另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，拿着草帽當扇子搧，靠樹立着兩張鋤。這時，只聽那個老漢接着又說道：『那事可做不得，他是日本跟前的紅人，弄死他日本能不向咱村要人！』那個青年把草帽一扔說：『毬！我是受不下這份氣去，還不如早二年參加了八路軍！』周小全聽他們談的是另外一回事，心裏便平靜了。一面爬了過去，一面喊了句：『老鄉！』那兩個人却大吃了一驚，那個老漢的臉都白了，那個青年起初也嚇呆了，隨後看清他穿着灰軍裝，佩着八路符號，便用手比了個八字問道：『你是這？』周小全點了點頭，便坐下來。他見那個老漢用懷疑的眼光看他，於是便把自己怎樣掉隊的情形說了一遍，那老漢才算放下了心事，說道：『啊！你真是咱的人呀！剛才我還耽心是敵人冒充哩！今天一清早就聽村裏人傳說，夜裏過了幾千幾萬八路，把鐵路上的電線桿子也砍了，把放哨的也活捉了。』說着，跑過來看了看周小全跌傷的那條腿，說道：『唉！這是把筋扭住了，

非好好揉不可！張二和，你來抱着他，我給揉一揉！」那個青年便過來抱着周小全，老漢用力揉了好半天，痛的周小全眼裏直往外淌淚。接着，他們又問周小全叫什麼名字？那裏人？參加隊伍幾年了？……周小全告訴他們說：叫周小全，也是平川裏人，家裏很窮，爹因爲繳不起租子，被地主逼得上吊；姐姐被日本人糟蹋死了，那時他才十六歲，一怒氣就參加了八路軍，已經三年了。如今家裏只留下母親和一個弟弟。

周小全談完，那個老漢把手一拍說：『這可越說越親近了，我也姓周。我小子也在咱八路軍裏，日本人反來那年就走了。』後來，周小全告訴他們說肚子餓了，求他們給想點辦法。張二和搶着說：『哈呀！你咋不早說！我回取去！』周老漢說：『你陪同志坐一陣，我回取去，你們眼活點，防着有外人來看見！』說完扛上鋤頭走了。

這裏留下了周小全張二和兩個，談談說說的很親熱。周小全問他們是那個村的？剛才說要活埋誰？……張二和告他說：他們是北邊那個村裏的，村名叫東河堡，離他村五里的趙家莊就紮着敵人的據點。他村的僞村長任培厚，仗上敵人勢力欺壓羣衆，貪污訛詐、強姦婦女，他家蓋房子，派民伕給措磚抬土，他家的地也是派民伕給耕種。他們今天鋤的這片穀子地，也是被任培厚派的差，誰不聽話就拉到廟上打……最後張二和氣得說：『日他祖宗的，老百姓不能活了。前三四年，我們村也駐過八路軍，那時跟上走了

的人很多，我真後悔沒參加了！』周小全說：『只要決心抗日，如今參加也不遲！』張二和說：『哎！我跟你走吧。我爹娘都已死了，家裏只有個哥哥嫂嫂，也沒甚留不下的！』周小全高興地說：『好，咱們一塊到我們連上去，我們連長指導員可好啦！』張二和說：『你這腿也不好行動，先悄悄住到我家去，等你好了咱們一塊走。我還能拉兩個人，都是從小耍大的好朋友，我們私下常說：每天起來受敵人漢奸的氣，還不如那年跟上八路軍走了！』

兩個青年正講得起勁，周老漢用鋤把挑着飯罐子來了，走到墳跟前，把飯罐子放下說：『二和你也一起吃吧，省得再回去了。』隨即解開懷取出幾件便衣來，遞給周小全道：『你把這幾件便衣換上吧，穿上軍衣在這些地方可不好行動！』周小全說了好多感謝的話。周老漢說：『沒關係，你們是爲了抗日嘍！再說我小子也在外邊，也難免遇個三災六難！』

這時，張二和已盛下兩碗白麵條，裏邊還煮着些南瓜豆角。張二和一面吃飯，一面告訴周老漢說，他計劃讓周小全住在他家，等養好腿以後，一塊參加八路軍去。周老漢說：『好嘍！不過住在你家不如住在我家，一出我家的後門就是野地，有個風吹草動也好跑！我剛才回去已經計劃好了。』等周小全吃完飯，換上便衣，三個人又商議了一

陣，周老漢說：『我們趕緊鋤地吧，今天鋤不完明天任培厚又要罰工了！』又回頭對周小全說：『你就在這墳地裏歇會兒，等天黑以後，我們把你揹回村裏去！』周小全又說了許多感激的話，看着他兩人鋤地去了，一個人便又躺在墳堆後邊，心裏說不來是高興，也說不來是難過。他想：趙指導員上課時常講，八路軍好比是魚，老百姓好比是水，魚離開水就不能活。今天他才真正體驗到這句話的意義了。

周小全在墳地裏睡一陣，坐一陣，一直等到太陽落山以後，周老漢和張二和鋤完地來了，三個人商議了一下，便由張二和揹着周小全，周老漢拿着槍和鋤，悄悄向村裏走來。幸喜天已經大黑了，路上沒碰上人。他們繞到村北邊，從後門到了周老漢家，張二和把周小全放下，便回家吃晚飯去了。周老漢吩咐他說：『二和，出去可不要亂說啊，這可是性命關天的事！』張二和說：『你想我還能隨便去亂說！』

這家共三口人，除了周老漢，還有五十來歲一個老婆，和一個十五六歲的閨女。一家人很熱心地照顧周小全。周老婆是個很和氣的老太太，一見周小全就流着淚說：『唉！可憐的，我貴貴在外頭，說不定也會遭這樣的難！』隨後又問道：『你認識我貴不？他在你們八路軍二連四班裏，走了已經三年零七個月了！』周小全搖了搖頭說不認識。周老漢說：『那咋會認識，八路軍成千成萬，又不是只有個二連！』

當天晚上，周老漢買來些酒，拿火酒給周小全把腿揉了少半夜。把他安頓在後院一間放乾草的房子裏。周小全白天就躺在乾草房裏睡覺，夜晚才敢拄着棍子在院裏蹣腿。周老婆和那個小閨女，經常來給他送水送飯。周小全感激得了不得，後來就認了周老漢兩口作乾爹乾媽。

這時期，張二和夜裏來看過他幾次，並且還領來兩個青年：一個叫任虎娃，今年十八歲，是個少爹沒娘的孤兒，在村裏就靠給這家打短工，幫那家做雜活過活；另一個二十來歲，叫周光耀，以前在中學裏念過二年書，日本來了以後，便回到家裏受了苦。他們談起敵人漢奸欺壓老百姓的情形，都恨得咬牙切齒。周小全給他們講了許多八路軍打游擊的故事，三個青年聽得非常高興，都願意跟上周小全一塊去參加八路軍。後來又要求教他們打槍。周小全便從草堆裏把槍取出來，耐心告訴他們怎樣拉栓，怎樣推子彈，怎樣瞄準，怎樣扔手榴彈……

有一天晚上，三個人又悄悄來了。周老漢也在場，談起這幾天徵大煙的情形，都氣得說：『老百姓真不能活了！』原來日本人強迫老百姓種大煙，割下以後，用低價全部收買，本來一畝只能割八十兩，但敵人硬要說割下一百兩，偽村公所並且用加二戥子收煙，從中貪污。老百姓因為繳不上大煙，天天有人被打被吊。周光耀說：『今天我還被

打了兩個耳光，真是亡國奴不如喪家狗！」張二和說：「依我說咱們把任培厚這幾個人趁早收拾了，反正咱們要走了，他也咬不了毯！」周老漢說：「除滅他倒沒甚可惜，就是怕替村裏惹禍啦！」周小全想了半天說：「依我看，咱們這樣辦！」接着便把自己想下的主意低聲說了一遍，大家都贊成。周光耀說：「我正要到村公所去繳大煙，我先給你們去探探！」說完，大家又商議了一下，周光耀便和任虎娃走了。

幾天來，周小全的腿已經養得能行動了，這時連忙換上軍衣，拿上槍，把兩顆手榴彈給了張二和。周老漢吩咐道：「小心點！」兩個人應承着，便相隨着從後門出來。繞到村東口一座廟跟前，張二和咳嗽了兩聲，便從廟門那裏跑過個黑影來，原來是任虎娃。任虎娃說：「都在上房裏吃酒咧！秘諜們都回碉堡上去了！」周小全讓他們在門口把着，自己便提着槍走進了廟院裏。上房裏明燈亮燭，隔着竹簾子看得裏邊清清楚楚，只見對面牆上掛着幾張『王道樂土』的宣傳畫，牆角裏立着一面帶竹竿的太陽旗。八仙桌上有三個人正在喝酒，有兩個村警模樣的人在端菜端飯。周光耀蹲在地上抽煙，只聽見一個留着八字鬚的黑胖子說：「你這煙成色太差，連四個煙也熬不下，拿回去再晒幾天！八十兩一齊繳來，誰有工夫給你零星記賬！」周小全這時在院裏大聲說了句：「你們在外邊等着！」便一掀竹簾大踏步闖了進去，端着槍站在門口。桌上坐的那三個

人嚇得都站了起來，那兩個村警也都呆呆地站在了一旁。周小全大聲說：『我是八路軍游擊支隊的，我們司令員派我們來，有點事和你們村長說一說！』三個人看見風色不對，吓得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誰也沒敢作聲。半天，那個黑大胖子才笑了笑說：『嘿嘿，村長沒在。同志快坐下來喝杯酒，有甚吩咐，我們轉告他吧！』周小全雖然沒見過他們，可是已經知道他們長得是個什麼樣子，於是用槍指了指黑大胖子說：『你別裝蒜，你就是村長任培厚！』又指了指一個乾瘦老頭和一個留着平頭的麻臉說：『你是書記趙茂生！你是村副主任江！你們的像片我們都有！你們做的事以為我們不知道！你們仗上敵人勢力欺侮村裏人，我們都給你們留着賬啦！』接着便把他們的罪惡事實數說了幾件。任培厚黑臉都吓黃了，一疊連聲說：『小的錯了！小的錯了！』周小全又道：『按你的罪，早就够槍斃了，不過因為以前我們沒警告過你，先寬大你一次。現在有幾句話要和你們說說！』三個人裝着笑臉說：『洗耳恭聽！洗耳恭聽！』周小全說：『第一：不准你們再隨便吊打老百姓；第二：徵大煙不准用加二戥子，尅苦老百姓；第三：從今天起，不准你們在廟上大吃二喝，隨便浪費公款；第四：任培厚，你以前派民伕給你措磚種地，限三天把工錢都開銷了！如果以後再仗上敵人勢力欺壓老百姓，小心你們的腦袋！』任培厚和那兩個都恭恭敬敬地說：『小的們一定照辦，以後實實不敢了！』周小